

# 黃仲則〈雲棲寺〉之內容意蘊與章法結構探析

陳宣諭\*

臺北市立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通訊作者：陳宣諭

通訊地址：100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 1 號

E-mail: shiuanyu@utapei.edu.tw

投稿日期：111 年 7 月

接受日期：111 年 10 月

## 摘要

黃仲則在政治失意時，浪遊至杭州時，造訪西湖勝景中最荒僻幽遠的「雲棲竹徑」的寺廟，作〈雲棲寺〉一詩，希望藉由遊寺參禪滌除心垢，期許內心清淨，在物我兩忘遊憩之中，忘卻仕途失意之苦。筆者首先探源因蓮池大師居此而成名的「雲棲寺」的創建與興衰，以及簡介蓮池大師生平。此詩縱橫交錯描寫入山不易，造訪聖地極為高深險峻，看似散漫無章，實則章法結構謹嚴明暢，紧扣詩題。本文試圖從辭章學來分析此詩之章法結構，探討其內容意蘊，細究其運用「凡目凡」章法結構，以「底圖」、「賓主」法強化「寺以僧而得名」，以「平提側收」法總結山路難行，輸給颯颯輩，感嘆人生無法全然操縱在己。最後強化出全詩的核心思想，展開深度的人生哲理與佛學智慧。

關鍵詞：黃仲則、雲棲寺、章法結構、佛學

# Exploring the Contents Connotations and Organization Structure of Huang Zhongze's "Yunqi Temple"

*Shiuan-Yu 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Taipei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Shiuan-Yu Chen

Address: No.1, Aiguo W. Rd., Zhongzheng Dist., Taipei City 100, Taiwan (R.O.C.)

E-mail: shiuanyu@utapei.edu.tw

Received: July, 2022

Accepted: October, 2022

## Abstract

When Huang Zhongze suffered the political frustration, he traveled to Hangzhou, and visited the desolatest, remotest and farthest "Clouds Lingering on the Bamboo-lined Path" temple, and then wrote "Yunqi (clouds lingering) Temple" poem. He expected to purify defilements of the mind and Suddhi (desiring nothing and concentrating on your mind) by visiting the temple and studying Zen. When he visited the temple to forget myself and any else (i.e., self and nature become each other), he expected to forget the suffering of the career frustration. We first explore the source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famous temple (Yunqi Temple) which Master Lotus Pond (Zhu Hong, a Chinese Buddhist leader) lived there, and then introduce the life of Master Lotus Pond. This is an intricate poem. This poem describes that to enter the mountain is not easy, and visits the sacred space which is high and dangerously steep. Despite a seeming lack of organization, in actuality, the poem is meticulously and precisely structured, clear, and smooth. In this paper, we try to analyze th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of this poem from a rhetorical point of view, to discuss the underlying meanings. On closer inspection, this poem utilized the "the generic/the specific/the generic" approach (main organization structures), and used the "Foreground/Background" and the "Guests and Master" methods to strengthen "this temple is famous because this monk lived there." Moreover, he used that the "Overall expounding and Curved ending" theory to conclude that although the mountain road is difficult to climb, still lose to the dishonest, despicable and sneaky people, and then bemoaned that life can't be completely controlled by myself. Finally, he strengthened the core idea of this poem: after all, people have to face the hardships and challenges of life, and continue to work hard after the break. This is the strong spiritual support by Buddhism.

Keywords: *Huang Zhongze, Yunqi Temple, organization structure, Buddhism*

## 壹、前言

歷來學者無人以「雲棲寺」為主題的詩歌進行研究，然「雲棲寺」在康熙、乾隆時期空前繁盛，乾隆皇帝八次幸駕於此，留下不少詩作與題額、題字墨寶。皇帝推崇如此，遑論文人墨客。而清詩浩如烟海，黃景仁生於清朝盛世乾隆時期，有「乾隆六十年間，論詩者推為第一」<sup>1</sup>的讚譽，故本文試圖選擇清代著名詩人黃仲則為研究對象，探討黃仲則〈雲棲寺〉一詩，以見清代詩學與佛學融和之跡。而〈雲棲寺〉詩風迥異於其他訪寺詩，如黃仲則遊戒壇時所作〈入山至戒壇〉、〈登千佛閣〉詩中除了體驗佛寺生活、登臨、觀賞禪境景觀（戒壇寺）的身體行動外，詩中呈現出世心、禪悅。但此詩卻迥異其他遊寺詩聞梵參禪，而是呈現無法消除塵世苦惱，終究得面對人生無可奈何的苦難，是值得深入探究。

黃景仁（1749–1783），字仲則，為文以黃仲則署名，江蘇常州府武進縣人。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仲則二十四歲於太白樓題詩後，名滿天下，隔年（乾隆三十八年，1773）卻與安徽學使署同事不合，逕自離去，開始浪遊至杭州西湖西南側的五雲山山麓的「雲棲竹徑」，此為西湖勝景中最为荒僻幽遠，塵囂不入，人跡罕至。來到五雲山的「雲棲寺」，懷想蓮池大師道風。寺以僧而出名，僧以寺而流傳，淨土宗「蓮池大師」與其棲心的

「雲棲寺」，雖歷古而彌新。清人沈德潛（1673–1769）有〈雲棲梵徑〉詩云：「長松萬壑蛟龍吟，引我入山深復深，老僧修行惟贊佛，客子訪道還洗心；巖前白雲有來去，池裡青蓮無古今，誰能此地結茅屋？壁觀峰頂常幽尋。」<sup>2</sup>寫盡蓮池大師棲心雲棲的道風。

本文首先探源「雲棲寺」的創建與興衰史，以及歷代帝王對「雲棲寺」的護持，從仲則所處的乾隆時代對佛寺護持的政治環境和社會文化脈絡上，觀察其與當時佛教的互動。仲則此詩從入山至雲棲寺沿途的景緻鉅細靡遺描寫，這種攀援登高的行為描寫，對人感官而言，「眼和腳有同時行進的通道，還有腳所不能達到的，心和眼所取的通道」，<sup>3</sup>雖然腳不能到達，但卻能將心、眼置於周遭情境當中，因此「想像力大為伸展了移動的人體的領域以及通道的豐富性」。<sup>4</sup>仲則造訪聖地所在極為高深幽遠，隨著路徑高度不斷險峻，心裡感受到驚險與佛道之路漫長，攀爬過程必須忍受身體的疲累與不適，登臨莊嚴的心情，見佛實不容易。而中國寺廟多出現「坐落在名山大川，風景秀美之處的佛教寺廟，借助遠離塵囂的自然環境，使人們對淨土的追求在視覺、心理上得到呼應而產生對宗教的歸依感」<sup>5</sup>故寺廟空間成為淨土的極樂世界，助眾生淨化心靈，也因寺廟多在自然山林之中，因茂密的樹林往往是沈思悟道之佳處，如釋迦牟尼即在菩提樹下悟道，在林木茂密的園林中傳

<sup>1</sup> 包世臣（清）撰，李星點校，包世臣全集（合肥：黃山書社，1997），341-27。此為包世臣為黃景仁其子所作傳記開首之語。

<sup>2</sup> 梁詩正、沈德潛（清）等輯，西湖志纂，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8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2：567。

<sup>3</sup> 坎特·布魯爾（Kent C. Bloomer）、查理士·摩爾（Charles W. Moore），人體、記憶與建築，葉庭芬譯（臺北：尚林出版社，1999），88。

<sup>4</sup> 同上註。

<sup>5</sup> 王媛、路秉杰，「中國古代佛教建築的場所特徵」，華中建築2000年，3期（2000年第3季）：131。

法與涅槃。據《阿閼佛國經》記載，阿閼如來坐於樹下成道；<sup>6</sup>《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中提到「周匝十方滿中佛樹，一一樹下有坐菩薩」<sup>7</sup>可見諸佛菩薩的悟道與講法多在充滿林木的自然環境中。甚至在《遊行經》提到可使佛法增長的方式之一，即「樂於山林，閑靜獨處，」<sup>8</sup>因此佛寺於山林之中，使人身心舒暢，加之地勢居高臨下，彷彿超越俗世凡塵。因全詩長達二百一十字。

本文試圖從辭章學來分析此詩之章法結構，探討其內容意蘊與全詩的核心思想，更藉由此詩來展開深度的人生哲理與佛學智慧。

## 貳、〈雲棲寺〉之創作背景

黃仲則在乾隆三十七年壬辰，時二十四歲，在安徽學使署，追隨朱筠（1729-1781），<sup>9</sup>據洪亮吉〈國子監生武英殿書簽官候選縣丞黃君行狀〉云：「三月上巳，為會於采石磯之太白樓，賦詩者十數人，君年最少，著白袷，立日影中，頃刻數百言，徧視座客，座客咸輟筆。時八府士子以詞賦就試當塗，聞學使者高

會，畢集樓下，至是咸從奚童乞白袷少年詩競寫，一日紙貴焉。……居半歲，與同事者議不合，徑出使院，質衣買輕舟，訪秀水鄭先生虎文於徽州。越日追之，已不及矣。其標格如此」<sup>10</sup>可知仲則在太白樓題詩後，名滿天下，但隔年，即乾隆三十八年，仲則二十五歲時，卻與安徽學使署共事者意見不合，厭倦那種仰人鼻息的生活「繞指真成百鍊鋼」，痛苦是無人可理解「恐將冰炭置人腸」，<sup>11</sup>便逕自離去，開始浪遊，夏游徽州，遂至杭州。<sup>12</sup>〈雲棲寺〉一詩便是作於此時，仲則浪遊至杭州「雲棲寺」，觀寺廟遊山，幽靜之所，讓人心情放鬆，在山寺中靜心感悟人生。

### 一、雲棲寺探源

雲棲寺，又稱「雲棲山寺」，佛教（法眼宗）歷史名寺，其地理位置及歷史探源，在雲棲株宏所撰〈重修雲棲禪院記〉論述：

杭府治南連大江，西引明聖二湖，萬山遶湖而絡繹江滸，溯江西上，行二十餘里，山名五雲，先是山之巔有五色瑞雲盤旋其上，因以名山，

<sup>6</sup> 支婁迦讖（後漢）譯，「阿閼佛國經」，在大正新脩大藏經，第11冊，第313號（東京：株式會社國書刊行會，1988），755中。

<sup>7</sup> 竺法護（西晉）譯，「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在大正新脩大藏經，第11冊，第313號（東京：株式會社國書刊行會，1988），899上。

<sup>8</sup> 〈第一分遊行經第二初〉：「佛告比丘『復有七法，令法增長，無有損耗。一者樂於少事，不好多為，則法增長，無有損耗。二者樂於靜默，不好多言。三者少於睡眠，無有昏味。四者不為群黨，言無益事。五者不以無德而自稱譽。六者不與惡人而為伴黨。七者樂於山林閑靜獨處。如是比丘！則法增長，無有損耗。』」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後秦）譯，「佛說長阿含經」，在大正新脩大藏經，第1冊，第1號（東京：株式會社國書刊行會，1988），2：11下。

<sup>9</sup> 黃逸之，清黃仲則先生景仁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24。

<sup>10</sup> 洪亮吉（清），洪亮吉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213。

<sup>11</sup> 見〈雜感四首其一〉「抑情無計總飛揚，忽忽行迷坐若忘。遁擬鑿坯因骨傲，吟還帶索為愁長。聽猿詎止三聲淚，繞指真成百鍊鋼。自傲一嘔休示客，恐將冰炭置人腸。」黃景仁（清）著，李國章標點，兩當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58。

<sup>12</sup> 黃逸之，清黃仲則先生景仁年譜，24。

已而五雲飛集山西塢中，經久不散，時人異之，號為雲棲塢。宋乾德五年，有僧結菴以居，塢多虎，僧至，虎輒馴伏，世稱伏虎禪師者是也，吳越王錢氏為之建寺，而雲棲於是創始矣。……雲棲居五雲之西，徑曲林幽，四山圍合，蒼翠縱然。……獨以荒僻寥落，人跡罕至，非忘形死心者，莫能居焉。<sup>13</sup>

由上可知，雲棲寺位於杭州五雲山之西，五色瑞雲盤旋其上，山勢合圍寺院，徑曲林幽。雲棲寺因伏虎禪師開發，吳越王助其建寺，因荒僻寥落，人跡罕至。在項士元編纂《雲棲志》十卷，其〈自序〉曰：「杭為浙省首區，西南一帶，湖山秀美，選佛之場，棲真之宅，環列錯峙，五雲在諸山中尤為秀聳，江湖映帶，南北兩峰，均落腕中，山之西麓，雲棲寺在焉。境則變喧而幽，土則去穢而淨，蓋五雲擅有杭州山水之美，雲棲尤占五雲之勝也。溯茲寺自宋乾德間伏虎禪師開山以來，中經吳越王錢氏暨釋祿宏發揚演播，慧光日啟，逮至有清，聖祖世宗高宗輩迭次巡幸，加以褒崇，香火益盛。」<sup>14</sup> 據《雲棲紀事》記載：「清康熙三十八年聖祖御題『雲棲』及『松雲間』二額，乾隆十六年題『香門淨土』匾額，二十七年又題『西方極樂世界安養道場』額，聖祖仁皇帝五次幸山 珉，著松雲之刻。世宗憲皇帝三乘闡教，金泥錫封號之榮。至我皇上禮隆諸佛，澤及栴檀，

四臨浙水，八度雲山。天藻輝煌，與山河而並壽；宸章璀璨，同日月以常新。不惜上方之珍物，疊施內府之金錢。」<sup>15</sup> 由此可見清代康熙、乾隆之際是雲棲寺空前鼎盛的時期，康熙皇帝五次聖駕幸寺，乾隆皇帝四次駐蹕浙江、八次幸寺與護持，視雲棲寺為世外桃源。

## 二、雲棲祿宏生平簡介

雲棲祿宏，又稱蓮池大師（1535–1615），中國淨土宗第八代祖師。據《清涼山志》卷三〈蓮池大師傳〉記載：「明祿宏，字佛慧，號蓮池，俗姓沈，杭州仁和人。……年二十七喪父，三十一喪母，……遂決志出家。繼室湯氏，亦長齋奉佛。……隆慶五年，宏乞食梵村，見雲棲山水幽寂，有終焉之志。山有廢寺，伏虎禪師故居也……山中多虎，環山四十里，傷人甚眾，居民苦之。宏為諷經千卷，施鬼神食，自是虎不為患。歲亢旱，居民乞禱雨，……宏乃持木魚出，循田墜行，唱佛名，時雨隨注，如足所及。眾悅，相與庀材造屋，衲子日歸附，遂成叢林。……萬曆四十年七月二日示寂。……召城中諸弟子至，宏復開目云：『大眾老實念佛，莫捏怪，莫壞我規矩。』向西唱佛名而逝。年八十一，僧臘五十。」<sup>16</sup> 由上可知祿宏接連喪失至親，有感於人世生死無常，〈自傷不孝文〉：「三十竟不成名，明年丁母憂，因決志剃染。乃知二十年勞心焦思，惟以紆青紫榮貴其親之謂

<sup>13</sup> 雲棲祿宏（明），「重修雲棲禪院記」，在《雲棲法象（選錄）》（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17：97。

<sup>14</sup> 項士元，雲棲志（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1999），8。

<sup>15</sup> 闕名（清）集，「雲棲紀事」，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1輯，第28冊，杜潔祥主編，清光緒九年錢塘丁氏重刊本（臺北：明文書局，1980），26：33-34。

<sup>16</sup> 釋鎮澄（明），清涼山志，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79冊，第81號，杜潔祥主編（臺北：宗青圖書出版公司，1994），3：159-62上。

孝。」<sup>17</sup>並體悟到「若還要得人身復，東海撈鍼慢打挨」<sup>18</sup>的人世無常循環，毅然放棄世俗家人親友，決志出家，伏虎禱雨，終老叢林。

株宏出家後「先投西山無門洞的性天理禪師薙髮，乞昭慶寺無塵玉律師受具戒」<sup>19</sup>此後並展開行腳生涯，最後於隆慶五年（1571，株宏三十七歲）駐錫雲棲。因久居杭州雲棲寺，又稱雲棲株宏，與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藕益智旭並稱為明代四大高僧。據前人考証關於株宏之名，來自「宗福法德義，普賢行願深，文殊廣大智，成等正覺果」句中的「殊」字輩，後因避嫌而改為「株」字。<sup>20</sup>蓮池大師深感淨土宗唸佛法門至簡至易，普攝諸根，仰賴佛力，普勸唸佛往生淨土。據《雲棲紀事》卷一〈聖駕幸寺恭紀〉記載：「清康熙二十八年（1690），康熙皇帝曾親詣古杭雲棲寺」<sup>21</sup>「雍正十二年（1735）皇帝冊封蓮池大師為：『淨妙真修禪師』，雍正十三年（1736）編入御選語錄並御製像贊，〈御製淨妙真修禪師像讚〉曰：『三乘十地，頓漸偏圓，一句具足，法爾如然，作一句，阿彌陀佛，方廣等平，圓通明徹』」<sup>22</sup>可知蓮池大師身後盛為歷代帝王所尊崇。

## 參、〈雲棲寺〉之內容意蘊

〈雲棲寺〉是一首七言古詩，全詩三十句，二百一十字，其詩如下：

五雲山矗行復低，縱橫十八澗九溪。  
何山不雲此間好，入塢忽逢雲所棲。  
漫空綠雨竹千頃，入不辨出雲俱迷。  
鐘聲道客出蘭若，步擔一二逢闍黎。  
蓮池蛻跡此焉在，一草木意皆含西。  
嵐形龕抱定光見，鮫皮如腊山肩齊。  
和南乍了嗒相對，師乎何語相提撕？  
旃檀噴鼻和蒼蘊，伊蒲果腹甘錫飴。  
齋餘寺後看巖澗，腰脚縱好須扶藜。  
蘚塔四漫泉醴醴，藤壁獨裊煙淒淒。  
回峯閃綠埋倒景，急瀑掛練飛長霓。  
延緣復值徑窮處，嶺頭尺五天抽梯。  
飛空騰擲我無具，有不盡意輸鮓鮓。  
名山幾處過如霧，眼膜欲刮無金篦。  
今宵且可抱雲宿，忍待日出窮攀躋。<sup>23</sup>

開首四句：「五雲山矗行復低，縱橫十八澗九溪。何山不雲此間好，入塢忽逢雲所棲」道出雲棲寺地點位置，歷史名稱的由來。五雲山山峰連綿起伏的，時高時低，此為仲則山行所見，他恣肆無所顧忌的暢遊九溪十八澗這個景點，它位於浙江省杭州市西湖之西南、錢塘江以北兩水相夾的群山中。五雲山雖山不高，但古木成林，相傳古有五色瑞雲常盤旋於山頂，匯集於西塢，經久不散，故得此名，然而實際上是因山地雲經陽光照射呈現斑斕彩霞之故。來至這個四面高中央低的山塢，正巧是雲所棲之地。接續「漫空綠雨竹千頃，入不辨出雲俱迷。鐘聲道客出蘭若，

<sup>17</sup> 雲棲株宏（明），「重修雲棲禪院記」，17：100。

<sup>18</sup> 雲棲株宏（明），「出家別室入湯」，在雲棲法彙（選錄）（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18：115。

<sup>19</sup> 釋鎮澄（明），清涼山志，3：159上。

<sup>20</sup> 詳見肖雨，「略談蓮池大師名號的緣由」，五臺山研究 2002 年，4 期（2002 年第 4 季）：36。

<sup>21</sup> 闕名（清）集，雲棲紀事，1：9。

<sup>22</sup> 同上註，1：5-8。

<sup>23</sup> 黃景仁（清）著，李國章標點，兩當軒集，225。

步擔一二逢闍黎。」四句寫眼前所見滿天下著春末夏初新綠時節的雨，在這廣闊竹林之中，進入此中分不清方向，沉醉於雲彩之間，此處所繪之景，應是「雲棲竹徑」。「鐘聲」在佛教中有覺醒之意，除了計時、宣告事情的訊號、集眾的功能之外，如《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合論》卷第三云：「食辦擊鼓，眾集撞鐘；鐘鼓音聲，前後相繼」。<sup>24</sup>此外，更是敲醒迷夢，使人警覺，寺院每日晨鐘暮鼓即是給予世人精神上警醒，如〈聞鐘偈〉：「聞鐘聲，煩惱輕，智慧長，菩提生。離地獄，出火坑，願成佛，度眾生。」<sup>25</sup> 警醒世間名利客的沈迷，喚回苦海迷夢的覺心。「道客」在此指佛教僧人。「蘭若」是梵語「阿蘭若」的略稱，最早指森林中的空地，因可以供出家僧侶修行頭陀行，被引申作為佛教僧侶的聚集地及住所名稱，即佛寺、寺院。「闍黎」即梵語 *acarya* 「阿闍黎」，意為高僧，泛指僧人、和尚，此處是佛教僧人修行住所，行經其間遇到少數僧人從寺院出來，徒步挑擔，開始帶出全詩重點乃是位於五雲山的雲棲寺，即蓮池大師遁去隱居之地就是在此。

「蓮池蛻跡此焉在，一草木意皆含西。嵐形龕抱定光見，鮎皮如腊山肩齊。」四句點出雲棲寺之所以聲名遠播乃因蓮池大師緣故，而此處草木皆含西方極樂世界之意味。蓮池大師駐錫雲棲初期相當險惡，雲棲寺從北宋建立以後，幾經興廢，

已頹傾近百年，當地居民深受虎患，蓮池大師〈禳虎疏〉：「人無害虎之心，發慈悲而永除殺業。虎絕傷人之意，盡此報而速脫輪迴。下至微類含靈，咸蒙護庇。遠及多生滯魄，俱獲超昇。人人植菩提因，處處成安樂土。」<sup>26</sup> 舉辦法會解決問題外，更勸勉世人發心戒殺，廣植善因，非但降伏惡虎，連微類生靈皆得護庇，人間處處淨土。伏虎之後，又適逢乾旱，地方居民視其為異人，向其提出祈雨要求，蓮池大師回答：「吾但知念佛，無他術也」，<sup>27</sup> 但在眾人堅請下「乃擊木魚，循田念佛，時雨隨注，如足所及」，<sup>28</sup> 此後在此樹立權威，當地庶士主動協助擴建寺院。

「嵐形龕抱定光見」是描寫山中霧氣的形狀像極了定光古佛的神龕顯現。「定光」一詞是指燃燈古佛，「定光，出現於過去世，曾為釋尊授記之佛。又作『錠光如來』、『然燈如來』、『普光如來』、『燈光如來』。關於其本緣，據《增一阿含經》卷十三所載，過去久遠劫有王名為地主，將統領之閻浮里地半分予其臣善明統治，善明之第一夫人日月光生子之際，閻浮里內金光晃然，該子顏貌端正，具三十二相，因而名為燈光。年二十九，出家學道，即夜成佛。善明王與四十億眾詣燈光如來，聽其說法，如來又至地主王處，為其說法。此處，地主王乃釋尊自身，燈光如來即善明之王子，出現於地主王治下，而受其供養。《四分律卷》三十一，則以定光如來為勝怨王大臣提闍浮婆提之

<sup>24</sup> 天竺沙門般刺密諦（唐）譯，「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合論」，在《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 22 冊，第 272 號（東京：國書刊行會，1976），3：23 中。

<sup>25</sup> 寶華山弘戒比丘讀體（清）彙集，「毗尼日用切要」，在《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 60 冊，第 1115 號（東京：國書刊行會，1985），1：157 上。

<sup>26</sup> 雲棲株宏（明），「禳虎疏」，在《雲棲法彙（選錄）》（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17：101。

<sup>27</sup> 憨山德清（明），「雲棲蓮池宏禪師塔銘」，在《憨山大師全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14：535。

<sup>28</sup> 同上註。

子，受勝怨王之供養，其時，有比丘名為彌卻，以花散如來之上，脫鹿皮衣掩泥濘路，讓如來踏過，如來因此為彌卻記，此處即以彌卻為釋尊之前身。」<sup>29</sup> 據《大智度論》卷九曰：「如燃燈佛生時，一切身邊如燈，故名燃燈太子，作佛亦名燃燈，舊名錠光佛。」<sup>30</sup> 又《瑞應經》卷上記載：「錠光佛時，釋迦菩薩名儒童，見王家女過，厥名鬘夷，挾水瓶持七枚青蓮華，以五百金錢購五莖蓮奉佛。又見地濯濕，即解皮衣，欲以覆之，不足掩泥，乃解髮布地，令佛蹈而過。佛因授記曰：是後九十一劫，名賢劫，汝當作佛，號釋迦文如來。」<sup>31</sup> 由此可知定光古佛即燃燈佛，因出生時周圍一切光明，是釋尊之前身，是過去佛。另一說宋代高僧「定光大師」是定光古佛的化身，俗名鄭自嚴，閩南泉州府同安人，十一歲時出家，十七歲得道，有神妙事蹟，如以法術除蛟、伏虎<sup>32</sup>等。在宋太宗淳化年間圓寂，享壽八十二坐化。<sup>33</sup> 詩人此處提及定光古佛，除了山中霧形彩霞之因外，更與蓮池大師同樣有伏虎的經驗。接續「鮐皮如臘山肩齊」，「鮐皮」指老年人，如腊，是皮膚皴裂像極乾肉。比喻年老的人氣色衰退，皮膚消瘦，背若鮐魚，「山肩」一詞形容人體瘦

削，此處描寫到蓮池大師的靈塔之處有著許多虔誠信仰的老年人在此朝拜誦經。

「和南乍了嗒相對，師乎何語相提撕？旃檀噴鼻和蒼蔔，伊蒲果腹甘錫飴。」前二句描寫詩人於路上與僧人師父相見時合掌稽首行禮，師父非但與我言談，更是招呼親近招呼我。「和南，梵語 *vandana*，是古印度人對長上問候用語，表示敬禮、恭敬之意，意譯敬禮、恭敬、度我、稽首。」<sup>34</sup> 「提撕」原是指警惕提醒、互相扶持之意，在此表現出僧人師父親切提攜來此山寺的仲則，讓仲則感受著禪門菩提心。後二句寫到詩人來至佛門淨地聞到飄來的檀香和著黃玉蘭香味，「旃檀」是檀香。「蒼蔔」是西域香花，色黃香濃，即「黃玉蘭」。在佛教經典中是神聖香花，被翻譯為「瞻蔔華」（瞻與蒼同音字），金色花樹，如《大乘悲分陀利經·諸王子授記品第十二》曰：「香手白佛言：『世尊！若我如如意滿，我五體禮世尊足時，令此園中周遍雨瞻蔔華。』善男子！爾時香手菩薩五體禮寶藏如來足時，尋遍園中雨瞻蔔華。寶藏如來言：『起極妙德意善香，雨瞻蔔華周遍園；汝當顯示淨妙道，度多眾生無畏岸。』」<sup>35</sup> 將菩薩圓滿的德行，形象化為雨般落下的瞻蔔花

<sup>29</sup> 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0），3176。

<sup>30</sup> 鳩摩羅什（後秦）譯，「大智度初品中放光釋論之餘」，在大正新脩大藏經，第25冊，第1509號（東京：株式會社國書刊行會，1988），9：121中。

<sup>31</sup> 原文詳參支謙（三國吳）譯，「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在大正新脩大藏經，第3冊，第185號（東京：株式會社國書刊行會，1988），472下-73上。

<sup>32</sup> 傳定光古佛設道場時，「大鱗前蟠，猛虎傍睨，良久，皆俯伏而去」。淳化年間（990-994），牧場中的牛被老虎傷害，定光古佛聞訊後，直奔牧場，在牛被老虎咬死的地方立一木牌，寫上偈語，第二天天亮，猛虎死於路中。見林國平，「定光古佛探索」，圓光佛學學報，3期（1999年2月）：230。

<sup>33</sup> 據《臨汀志》卷7〈仙佛〉載：「定光古佛，俗姓鄭，法名自嚴，同安縣人。……後唐同光二年（924）鄭自嚴出生，11歲時出家，依本郡建興寺契緣法師席下。17歲時游歷江西豫章、廬陵、拜高僧西峰圓淨為師，在那裏盤桓五年後，告別圓淨法師，雲游天下。……大中祥符八年（1015）正月初六圓寂，享年八十二歲。」詳參林國平，「定光古佛探索」，228；以及黃建，定光佛與彰化定光佛廟（彰化：彰化定光佛廟出版，1996），116。

<sup>34</sup> 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3125。

<sup>35</sup> 失三藏名今附秦錄，「大乘悲分陀利經」，在大正新脩大藏經，第3冊，第185號（東京：株式會社國書刊行會，1988），4：258下-59上。



（薈蔔），令眾生聞香而欣喜得度。檀香噴鼻和著黃玉蘭香氣，整個佛國淨土香氣殊勝。「伊蒲」是指供僧侶食用的素食，「錫飴」是指用米或麥芽製成的糖漿。「伊蒲果腹甘錫飴」道出詩人感受到在這佛門淨土上食用僧侶的素食填飽肚子都比吃糖漿來的甜美。

「齋餘寺後看巖澗，腰腳縱好須扶藜。蘚苔四漫泉醴驪，藤壁獨裊煙淒淒。」四句言齋飯過後，開始遊山寺，到寺廟後方看巖澗，巖澗是指高峻的山崖和山間溪流泉水，即便腰腳筋骨縱使很好也需要拄著手杖行走，因為階梯布滿苔蘚與甘泉漫布並列，蔓生植物的卷鬚或莖攀援著岩壁，茂盛之姿隨風搖擺，烟霧獨自繚繞其中。「藤壁獨裊煙淒淒」此語「獨」字顯現孤寂之狀，「淒淒」是淒涼寒冷之狀，雖是描寫山寺後方山川景貌，地罕人稀，但加入了詩人主觀心境，移情與於物，表現山寺禪門清修寂靜之貌。

「回峯閃綠埋倒景，急瀑掛練飛長霓。延緣復值徑窮處，嶺頭尺五天抽梯。飛空騰擲我無具，有不盡意輸颺颺。」前四句描述眼前烟霧環繞山峯發出綠光、飛似的急瀑以及五雲山徑窮處似天梯抽梯等如此的奇景。面對如此烟霧環繞的山峯有如綠色閃光，「急瀑掛練」描寫瀑布像是一條巨大的白練高掛於山川之間，妙用「掛」字，化動為靜，維妙維肖表現出傾瀉的瀑布有如飛逝長霓，快而猛烈的瀑布有如懸吊的白練與急速的長霓一般。順此徑而行又碰上道路盡頭，有如五雲山的山頂長出長尺天梯一般卻又突然抽走搬走梯子，使其進退無路。後二句描寫面對如此山窮水盡疑無路，詩人卻無可奈何。「飛

空騰擲」意指飛入空中，騰擲指向上飛起貌。「我無具」在此應有兩個意涵：一是我沒辦法陳述，如此天梯曲折深遠，我難以表達；二是我沒有可協助我渡過難關良善的輔具，表示山路難行，天梯抽梯，更難以到達。如此一來無法完全遍覽攀爬整個雲棲寺周遭山川景貌，輸給在往來偏僻小路的颺颺這些小動物。人雖是萬物之靈，在此卻輸給這些颺颺輩，卻仍有不能掌握之事，亦如對於自己的生命，也無法全然操縱在己，人生中有太多的無奈，太多不如意之事，詩人面對眼前奇景卻有深沈的人生體悟，感嘆萬千。

最一後段「名山幾處過如霧，眼膜欲刮無金篋。今宵且可抱雲宿，忍待日出窮攀躋。」四句總結全詩。據《大般涅槃經》卷八曰：「如目盲人，為治目故，造詣良醫。是時良醫，即以金錐，決其眼膜。」<sup>36</sup>記載有盲人為治目，良醫以金篋刮除眼膜。又《北史·孝行傳·張元傳》卷八十四，列傳第七十二記載：「及元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讀佛經，禮拜以祈福佑。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鑊療其祖目，於夢中喜躍，遂即驚覺，乃徧告家人。三日，祖目果明。」<sup>37</sup>南北朝時張元祖父喪明三年，張元請僧人做法事七天七夜轉《藥師經》，夜夢老翁以金篋為祖父治病，後果然重見光明。金篋是一種形似箭鏃的手術刀，古代印度醫者用它來刮除病人眼中翳膜，印度僧人受戒時，將金篋加於眼上，表示刮除無智膜。「金篋刮眼膜」原典是形容治療眼疾，在此仲則運用此典是

<sup>36</sup> 天竺三藏曇無讖（北涼）譯，「大般涅槃經」，在大正新脩大藏經，第12冊，第374號（東京：株式會社國書刊行會，1988），8：411下。

<sup>37</sup> 李延壽（唐）撰，北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6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84：632。

想要形容去除障礙，使心地明淨，但卻無金篋可刮，意指無法去除心中煩惱塵事。拜訪過多處著名山寺如霧一般，卻沒有金篋可刮眼膜，意指遊山訪寺甚多，至今卻仍無法消除塵世苦惱。最後二句「今宵且可抱雲宿」是面對人生無可奈何，只好隨遇而安，泰然處之，今夜就在這多雲的山間住宿，「忍待日出窮攀躋」詩中「攀躋」是用手抓住東西往上爬，代表努力克服，盡情往上攀登，明早再來攀登。仲則以此收束全詩，歷經與僧人寒暄、吃齋飯，遊山寺，最後面對奇景難以到達，得出人生感慨，仲則到佛門清淨之地本以為可以洗滌塵俗內心苦事，沒想到卻無法徹底除去凡心俗事，但活在現實之中，終究得面對人生的苦難。遇到困苦煩心之事在此雲彩斑斕、綠意盎然竹棲林寺中暫時拋卻，等到明天天亮再來努力面對人生苦難與挑戰，在無奈悲情之中又不失志，有著積極向上的奮發感，也許這就是佛家給予的強大精神支柱。

## 肆、〈雲棲寺〉之章法結構

清代沈德潛《說詩碎語》云：「詩貴性情，亦須論法，雜亂無章非詩也。然所謂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而起伏照應，承接轉換，自神明變化於其中。若泥定此處應如何，彼處應如何，不以意運法，轉以意從法，則死法矣。試看天地間水流雲在，月到風來，何處著得死法」。<sup>38</sup>「章法結構」是作者構思作品時的邏輯思維，其中的敘事結構、時間序列、敘事觀點的分析即是「章法分析」，藉由此更可確切瞭解文章主旨與思想內涵。「凡目法」定義：在敘述同一類事、

景、情、理時，運用了「總括」與「條分」來組織篇章的一種章法。演繹式的思考會形成「先凡後目」的結構。所以「凡」是總括，具有統括的力量；「目」是條分，條分的項目是並列的，因而有一種整齊美。<sup>39</sup>本詩以「凡目凡」為主結構，首尾呼應，前後強化出全詩重點，「雲棲寺」五雲山瑞雲盤旋其上，山勢合圍寺院，極為高深幽遠，乃西湖勝景中最为荒僻且塵囂不入，因蓮池大師（雲棲株宏）而盛名遠播，仲則造訪此處，因路徑高度不斷險峻，身心需忍受攀爬疲累與驚險，從中感悟人生之道。

由圖1可看出，此詩主要以「凡目凡」、「底圖」、「遠近」、「平側」、「賓主」等章法來組織其內容材料，形成其結構。試析〈雲棲寺〉一詩如下。

### 一、在「凡」的部分

首先，仲則在此以「圖底」的方式，以「五雲山轟行復低，縱橫十八澗九溪。何山不雲此間好，入塢忽逢雲所棲。」四句為「底」，道出雲棲寺的位置在五雲山，縱橫在九溪十八澗之間，此處五雲山名稱是因五色雲彩盤旋的山頂，因雲所棲之處，取名雲棲寺。先從地理位置、地名歷史緣故帶出雲棲寺出場。「圖底」原為繪畫上的概念，「圖」是焦點，「底」是背景，兩者在同一畫面中會形成互相烘托的關係，因為「圖」與「底」是一個整體，而非不交集的兩個元素，在此以圖底法切入描寫入山所現象。

#### （一）在「底」的部分

往下一層以「遠近」、「賓主」方式，帶出二句：「漫空綠雨竹千頃，入不辨出

<sup>38</sup> 沈德潛（清），說詩碎語，叢書集成續編，第199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332。

<sup>39</sup> 見陳滿銘，篇章結構學（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5），124-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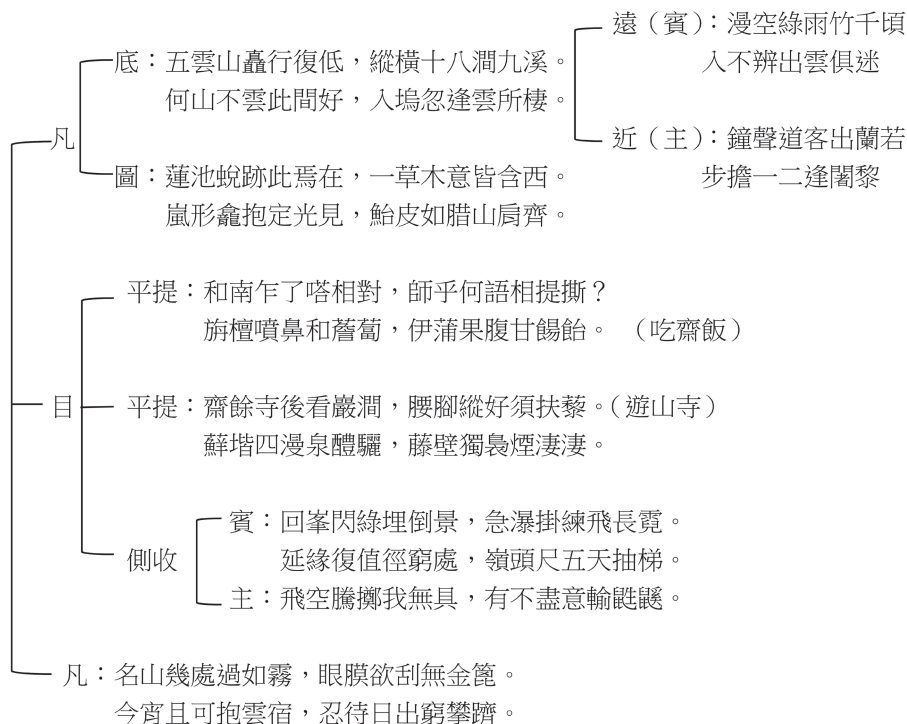


圖 1 〈雲棲寺〉詩句章法結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雲俱迷」是從「遠」景描述雲棲寺周遭地物景貌，這漫空綠雨竹林是「賓」位；接續二句：「鐘聲道客出蘭若，步擔一二逢闍黎」是「近」景描述聽到雲棲寺傳來的鐘聲，看到行經其間遇到少數僧人徒步挑擔，於此呈現出「主」位：雲棲寺僧侶、鐘聲。

## （二）在「圖」的部分

以「蓮池蛻跡此焉在，一草木意皆含西。嵐形龕抱定光見，鮎皮如腊山肩齊。」四句為焦點，以此四句點出雲棲寺與雲棲株宏禪師的關係，是「凡」部分的主要重心，是「主」位，凸顯出雲棲寺的蓮池大師雲棲株宏與其淨土理念、禪淨圓融的思

想，連那裡都草木都蘊含著西方極樂世界的色彩，甚至連山中霧氣的形狀像極了定光古佛的神龕顯現。

## 二、在「目」的部分

以「平提側收」的結構分層敘述。在辭章學中有一種「平提側注」的謀篇方法，將所要議論或敘述的幾個重點，以平行方式呈現，稱為「平提」；而呼應題旨，針對其中一點或兩點來加以詮注者，稱為「側注」。<sup>40</sup> 至於行文中將所要論述的幾個重點先平行加以提明，再特別側重其中一點或兩點收結，則稱為「平提側收」。陳滿銘教授首先提出此章法概念，並特別強調此一章法所形成謀篇效果，特別是：

<sup>40</sup> 「平提側注」的概念於古文評注名家均提及，如宋文蔚，評注文法津梁，修訂版（高雄：復文圖書，1993），109。羅君籌，文章筆法辨析（香港：上海印書館，1971），47，52。許恂儒，作文百法，再版（臺北：廣文書局，1989），45-46。

「『側收』的部分，都有回繳整體之作用，使得作品更為精鍊、含蓄，臻於『言有盡而意無盡』的境界。」<sup>41</sup> 首先以「平提」方式，以「和南乍了嗒相對，師乎何語相提撕？旃檀噴鼻和蒼蘆，伊蒲果腹甘錫飴。」四句道出與僧侶寒暄吃齋飯情景，接續再以另一「平提」方式，以「齋餘寺後看巖澗，腰腳縱好須扶藜。蘚塔四漫泉醴驪，藤壁獨裊煙淒淒。」四句道出齋飯過後持扶藜遊山寺的情貌，以及看到階梯布滿苔蘚與甘泉漫布之景，如此難行的狀況，加上蔓生植物攀援著岩壁，烟霧繚繞其中，整座山峯環繞綠光，寫出整個山寺叢林秘境之意，最後來個「側收」，將山寺周遭景物之驚奇險峻表達至最高點，以「回峯閃綠埋倒景，急瀑掛練飛長霓。延緣復值徑窮處，嶺頭尺五天抽梯。飛空騰擲我無具，有不盡意輸颺颺。」六句側營造出面對奇景的動人心弦，既讚嘆大自然的奧妙又慨嘆自己攀爬的無能為力，言有盡而意無窮。但於此「側收」的部分，又有「賓主」的結構，採「先賓後主」的方式，以「回峯閃綠埋倒景，急瀑掛練飛長霓。延緣復值徑窮處，嶺頭尺五天抽梯。」四句為「賓」位帶出「主」位「飛空騰擲我無具，有不盡意輸颺颺。」二句，說明如此猛烈的瀑布在視覺上有如白練一般潔白亮麗更與長霓一般美雖美矣，飛速的迅雷不及掩耳之姿，甚至順此徑而行又碰到道路盡頭，有如五雲山的長出天梯突然又消逝，如此深遠之貌，無法言具更難以抵達盡頭，此時萬物之靈的人類我竟輸給在往來偏僻小路的颺颺這些小動物，寫盡無可奈何的感嘆。

### 三、以「凡」的部分

最後收束全文，再以「名山幾處過如霧，眼膜欲刮無金篋。今宵且可抱雲宿，忍待日出窮攀躋。」四句點出全詩主旨，詩人欲以金篋刮眼膜，希望藉由遊寺參禪滌除心垢，是一種精神之遊，期許內心清淨，在物我兩忘遊憩之樂中，但一個「無」字點出可惜失望了，遊寺參禪仍無法擺脫世俗塵勞之苦，勉強以「今宵且可抱雲宿」在這物我兩忘遊樂之中暫時稍現曠達心胸，最後一句「忍待日出窮攀躋」等待天亮再來面對人生中的苦難與挑戰，意同重新回到塵世之中，再繼續面臨人間的苦難。

## 伍、〈雲棲寺〉之人生哲理與佛學智慧

筆者從內容意蘊與章法結構相輔相成析論，可知此詩重點在於「蓮池蛻跡此焉在，一草木意皆含西」、「飛空騰擲我無具，有不盡意輸颺颺」、「名山幾處過如霧，眼膜欲刮無金篋」、「今宵且可抱雲宿，忍待日出窮攀躋」這幾句詩中呈展了深度的人生哲理與佛學智慧，以下從「人生是苦」、「超越困境意志」兩個面向分別論述之。

### 一、人生是苦

人生無法事事盡如人意，而緣生苦，黃仲則與同僚共事者意見不合，逕自離去，人生該何去何從？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在《尼各馬可倫理學》（*The Nicomachean Ethics*）說：「理性的人追求的並非快樂，而只是避免痛苦。」而德國哲學家叔本華

<sup>41</sup> 見〈談「平提側收」的篇章結構〉，收錄於陳滿銘，章法學新裁（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1），435-59。

(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 說：「痛苦才是人生的本質」。佛教云：「人生有八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求不得苦、五陰熾盛苦。」仲則希冀藉由遊寺參禪擺脫痛苦心境，來至雲棲寺，看到「蓮池蛻跡」，心儀蓮池大師除了其是淨土宗八祖外，也因兩人自幼天資聰穎，性格孤高，有著相仿的天性。據〈古杭雲棲蓮池大師塔銘〉記載：「師諱袞宏。字佛慧。別號蓮池。志所歸也。俗姓沈氏。古杭仁和人。世為名族。父德鑑。號明齋先生。母周氏。師生而穎異。世味澹如。年十七。補邑庠。試屢冠諸生。以學行重一時。」<sup>42</sup> 得知蓮池大師家世歷代皆為望族，資質優異，聰穎非常，十七歲中秀才。其父德鑑對於袞宏的應舉態度是「進取成敗一任其自致，不行賄、不寄託貴族，不投禮有司之門牆」，<sup>43</sup> 可見其父對入仕功名之心恬淡，亦影響袞宏人生態度，在袞宏早年〈偶成十首其七〉詩曰：「落魄平生倦倚攀，赤條條地任孤寒。休因蘿蔓依他活，千尺喬松一例看」<sup>44</sup> 展現其孤高性格。蓮池大師二十七歲喪父，二十九歲喪妻，三十一歲喪母，五年內至親盡失，「生死無常」之念盤桓心頭，自此決心出家。黃仲則是北宋詩人黃庭堅的後裔。祖黃大樂，為高淳校官。父黃之揆，為縣學生。仲則四歲喪

父，十二歲祖父去世，十三歲祖母又逝，自幼依賴母親屠氏養育，七八歲能詩文，據其〈自敘〉言：「景仁四歲而孤，鮮伯仲，家壁立，太夫人督之讀。稍長，從塾師授制藝，心塊然不知其可好。」<sup>45</sup> 以及清人潘瑛《詩萃》曰：「仲則天分絕倫，幼有神童之目，朱竹君學士以天才稱之，良非虛譽。」<sup>46</sup> 十六歲應童子試，於三千人中拔第一，翌年補博士弟子員，誠如洪亮吉〈國子監生武英殿書簽官候選縣丞黃君行狀〉所言：「慕與交者爭趨就君，君或上視不顧，於是見者以為偉器，或以為狂生，弗測也。」<sup>47</sup> 但從此屢應鄉試皆不中。即使早慧揚名、天才特出，日後卻未順遂騰達，反而命運多舛，至親一一離逝，形成其孤高的性格。乾隆三十三年（1768），仲則二十歲，恩師邵齊燾亦於此年過世，自此後仲則有感於人生之無常倏忽，於次年開始浪遊。兩人同樣面臨喪親之苦，同樣看盡生老病死苦，面對愛別離苦，各自在痛苦之上起舞。

然而仲則面對眼前奇景卻無法攀登，感慨輸給颯颯之輩，「飛空騰擲我無具，有不盡意輸颯颯」道出有著消極、懷才不遇的無奈與「受想行識」、「求不得」的痛苦。既有建功立業之志，卻不願向權貴乞援，鄙視流俗，終究困頓終身。仲則「夙負黃童譽」，<sup>48</sup> 認為才足以經緯天下之士，<sup>49</sup>

<sup>42</sup> 釋德清（明），「古杭雲棲蓮池大師塔銘」，在《雲棲法彙（選錄）》（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25：194。

<sup>43</sup> 雲棲袞宏（明），「先考妣遺行記」，在《雲棲法彙（選錄）》（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17：99。

<sup>44</sup> 雲棲袞宏（明），「偶成十首其七」，在《雲棲法彙（選錄）》（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18：114。

<sup>45</sup> 黃景仁（清）著，李國章標點，兩當軒集，1。

<sup>46</sup> 潘瑛（清），「詩萃」，在兩當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附錄四：629。

<sup>47</sup> 黃景仁（清）著，李國章標點，兩當軒集，605。

<sup>48</sup> 「可憐夙負黃童譽，漂泊翻成異地哀。」見黃景仁（清）著，李國章標點，「武昌雜詩四首其二」，在兩當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2：49。

<sup>49</sup> 「乃知天下士，定在風塵收。」見黃景仁（清）著，李國章標點，「和容甫」，在兩當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3：75。

前程無量，自視甚高，本不屑向人投謁，卻不得不如此，「十年懷刺侯門下，不及山僧有送迎」，<sup>50</sup> 忍氣吞聲終究是失意人。「飛空騰擲我無具」言下之意指無伯樂識我這千里馬之意，在投謁的日子中，謀取功名上是一無如我意，在其眼中，那些飛黃騰達的侯門中人，其實是「十有九人堪白眼」，<sup>51</sup> 但百無一用的自己卻偏要向他們投謁，正如此詩所言：「有不盡意輸颯颯」。此外，在「名山幾處過如霧，眼膜欲刮無金篋」二句亦展現出「求不得苦」，據「《玄應音義》卷二曰：『篋實彌切』金中精鋼者為篋，又金籌，是針撥白內障的器械，即印度醫生抉眼膜所用之工具，後引申為修行人受戒時阿闍加持受者之眼所用之道具，義為為其抉除無智膜。金篋術就是針撥白內障技術。同書卷九曰：『金篋術乃西方治眼法，以金為箸。兩頭圓滑中細，猶如杵形。可長四五許。用時以兩頭塗藥，各用一頭內（納）一眼中塗之。』」<sup>52</sup> 而「金篋刮眼」典源出處《大般涅槃經》，金篋原是古代印度醫者剔刮盲人眼膜的器具，而印度僧人受戒時，以金篋加於眼上，以示刮除無智膜。用以形容去除眼前障礙，使目光明銳。仲則運用此佛經典故，其實有著探訪佛教名山，其實是欲滌除塵俗煩惱、不愉快之事，希冀藉由遊山來至佛門清淨之地，在暮鼓晨鐘，梵音洗禮下，擺脫除去無智膜，讓心恢復清明，遠離與同僚不合，卻不得已，得寄人籬下、仰人鼻息痛苦的生活情境，那些佛教名山正如金篋一般，應可刮除人

心中雜慮，讓人心清明，但是「名山幾處過如霧」，仲則實際遊訪過不少佛教名山，乃因為面對外界事物「承受與感受之心」、「妄想與妄念之心」、「覺知意識的意念」，五陰煩惱熾盛，卻始終沒有得到金篋刮除無智膜，內心的痛苦、貧困現實生活的煩惱始終羈絆著他。

## 二、超越困境意志

佛教言「人生是苦」，雖然強調生存的困境，卻又突出「自我」超越困境的意志與在世生存的悲壯，展現人性價值。詩中「一草一木皆含西」點出蓮池大師是淨土宗八祖，西方極樂世界即是西方淨土、阿彌陀佛淨土，阿彌陀佛成佛時，依因地修行所發四十八大願所感之莊嚴、清淨佛國淨土。淨土宗以念佛法門，以往生此淨土為願望，達到了生死、解脫輪迴為目的。禪宗認為淨土即是淨心的顯現，離心無淨土存在。蓮池大師眼見狂禪「不究如來之了義，不達達摩之玄機，空腹高心，習為狂妄」之弊端，因而提倡「一心念佛，往生西方」，並勸人云：「入道多門，直捷簡要，無如念佛。念佛一門，上度最勝利根，下至極愚極鈍。蓋是徹上徹下之道，勿以俗見搖惑。」<sup>53</sup> 直言念佛法門適合所有根器之人，極易成功。然其淨土思想並非完全否定禪學，而是以一心不亂、持念佛名，「禪淨雙修」的積極入世救世來革除狂禪弊端，望月信亨指其禪淨同歸說是受到永明禪師影響。<sup>54</sup> 蓮池大師念佛對於參禪是有幫助的，正如其

<sup>50</sup> 黃景仁（清）著，李國章標點，「山寺偶題」，在兩當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4：102。

<sup>51</sup> 黃景仁（清）著，李國章標點，「雜感」，在兩當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16。

<sup>52</sup> 樊英峰主編，乾陵文化研究，第五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5：244。

<sup>53</sup> 虞執西、嚴培西（清）同錄，雲棲淨土彙語。卍續藏經，第109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143。

<sup>54</sup> 據《中國淨土教理史》書中記載：「蓋株宏基於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之說，……我等念佛，不過是念諸佛心內之眾生，眾生心內之諸佛之義。……此為自性彌陀，唯心淨土之義，自心即佛，禪宗與淨土，其途雖異，

言：「古謂『參禪不礙念佛，念佛不礙參禪』；又云『不許互相兼帶』。然亦有禪兼淨土者，如圓照本、真歇了、永明壽、黃龍新、慈受深等諸師，皆禪門大宗匠，而留心淨土，不礙其禪。故知參禪人雖念念究自本心，而不妨發願，願命終時往生極樂。……然則念佛不唯不礙參禪，實有益於參禪矣。」<sup>55</sup> 正如《楞嚴經》卷五所言：「若眾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sup>56</sup> 無論實相念佛，或觀想、觀像、持名念佛，最重要是放下自性，心無煩惱無雜念，一心念佛，即如《楞嚴經》卷五所言：「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為第一。」<sup>57</sup> 三摩地又稱三昧，中文意思是正定、正受，將意識心安住於一境，安定專注不散亂的定的狀態，如此定、慧便能產生解脫的力量。清代，佛教宗派彼此互相融合，在蓮池大師前，就有永明禪師肯定自力的「自性彌陀說」，永明禪師因提倡禪淨融合思想而特別受到雍正的重視，<sup>58</sup> 雍正讚嘆他道：「誠為紹祖佛之真子，破魔外之將軍，救眾生之慈父，救百世之宗師也」。<sup>59</sup> 因此，清代佛教界逐漸走向禪淨雙修之路。<sup>60</sup> 蓮池大師在《阿彌陀經疏鈔》的開卷言「阿彌陀佛全體是當

人之自性是也」呈展出「自性彌陀」說，在《阿彌陀經疏鈔·序通》更明確表現出「禪淨一致」的思路有自力的色彩，其言曰：

心、佛、眾生者，經云：「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蓋心即是佛，佛即是眾生，諸佛心內眾生，念眾生心中諸佛也，故云一體。中流兩岸者，娑婆喻此，極樂喻彼，始焉厭苦欣樂，既焉苦樂雙亡，終焉一不駐於非苦非樂，所謂兩邊不著，中道不安也。自性彌陀，唯心淨土，意蓋如是。以不離自心，即是佛故，即是禪故，是則禪宗、淨土，殊途同歸，彼執禪而謗淨土，是謗自本心也，是謗佛也，是自謗其禪也。<sup>61</sup>

此段語說明了淨土呈顯於心，唯心淨土，淨土世界現於心中，更以心來等同佛、眾生，雲棲株宏將「眾生」、「佛」、「禪」、「淨土」等都收攝於「心」，「諸佛心內眾生，念眾生心中諸佛也，故云一體」、「以不離自心，即是佛故，即是禪故，是則禪宗、淨土，殊途同歸」，如此達到「禪

歸即同一。此是承受永明以來之思潮。」見望月信亨，中國淨土教理史，釋印海譯（新竹：正聞出版社，1991），335。

<sup>55</sup> 釋蓮池（明），竹窗隨筆，再版（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1991），134。

<sup>56</sup> 般刺蜜帝（唐）譯，「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在大正新脩大藏經，第19冊，第945號（東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88），5：128上-28中。

<sup>57</sup> 同上註，128中。

<sup>58</sup> 「《御選語錄》給予永明延壽和雲棲株宏以特殊地位主要原因是他們都重視融合合思想。」見潘桂明、董群、麻天祥，歷史卷，中國佛教百科全書，第3冊，賴永海主編（高雄：佛光出版社，1999），619。

<sup>59</sup> 見〈御錄宗鏡大綱序〉一文。釋延壽（宋）著，雍正（清）選錄，宗鏡大綱（臺南：臺南市精進念佛會，1990），3。

<sup>60</sup> 「清代佛教受明代禪、教、律三學混融之思潮，禪淨雙修之風非常隆盛！同時臺宗、律宗等之門人亦參禪而又歸淨，各派對立之氣勢幾乎消失。」見望月信亨，中國淨土教理史，349。

<sup>61</sup> 雲棲株宏（明），蓮池大師全集，清光緒二十五年金陵刻經處重刻刊行版（臺北：法輪雜誌社），2：813。

淨合一」之圓融性。由此可知唯心淨土，淨心才是一切根本。雲棲株宏以此超越痛苦，而仲則來至佛門聖地其實無非是要藉佛門清淨之地讓自心清淨，解脫塵世內心痛苦與煩惱。雖然「飛空騰擲我無具，有不盡意輸颺颺」、「名山幾處過如霧，眼膜欲刮無金篋」四句見其懷才不遇之無奈感慨、求不得苦與五陰煩惱熾盛，但細味末二句「今宵且可抱雲宿，忍待日出窮攀躋」內涵，知其對前程仍充滿信心，努力等待日出再來攀爬，始信最終必長才得展。詩中以金篋刮病膜，冀望藉由遊寺參禪滌除心垢，是一種精神之遊，期許內心清淨，在物我兩忘遊憩之樂中，「今宵且可抱雲宿」稍現曠達心胸，面對眼前困難阻礙，不驚不懼，以一種沈穩態度，堅定信念，在人格精神上強大，不怕眼前坎坷荊棘、天塹豪溝，氣定神閒、不疾不徐安心抱雲宿。然而人終究得面對現實人生的苦難與挑戰，「忍待日出窮攀躋」正如佛家揭示人有生老病死的痛苦，認為世間萬物皆因緣和合，勸人不要執著，但並非消極，而是積極要人明瞭人生無常，生命短暫，不可等閒歲月，努力修行做一番有益世道人心、自利利人，繼續奮發向上。

## 陸、結語

人生必經波折坎坷，亦如登山。黃仲則在政治失意時，浪遊至杭州時，造訪西湖勝景中最荒僻幽遠「雲棲竹徑」的「雲棲寺」作詩一首，縱橫交錯描寫入山不易，造訪聖地極為高深險峻，看似散漫無章，實則章法結構謹嚴，筆者探析此詩運用「凡目凡」章法結構，以「底圖」、「賓主」法強化「寺以僧而得名」，蓮池大師（雲棲株宏）當時不懼五雲山塢中多虎，選擇此處設禪寺，為叢林奠立「禪淨

合一」念佛道場，將「眾生」、「佛」、「禪」、「淨土」等都收攝於「心」，「以不離自心，即是佛故，即是禪故」，唯心淨土，淨心才是一切根本。仲則希冀藉由遊寺參禪滌除心垢，在蘭若鐘聲中覺醒自己的人生，給予精神上的警醒，更期許內心清淨，在物我兩忘遊憩之中，忘卻仕途失意之苦。以「平提側收」法總結山路難行，人生難免會遇到面對眼前奇景卻無法攀登之時，感慨輸給颺颺之輩，心生消極、懷才不遇的無奈。最後再首尾呼應，強化全詩核心思想，「名山幾處過如霧，眼膜欲刮無金篋」，仲則遊山訪寺甚多，但至今卻仍無法消除塵世苦惱，想要達到佛家「轉染成淨」的成佛之路甚難，要剔除內心的污染、煩惱無明之法深知「唯心淨土」，但畢竟是凡夫，本以為到佛門淨地可洗滌塵俗煩惱之事，未料卻無法徹底除去，最終只能稍現曠達心胸，「今宵且可抱雲宿」隨遇而安，泰然處之。然於現實中，終究得面對人生無可奈何與苦難，「忍待日出窮攀躋」正如佛家認為人人本具佛性，人的成敗禍福全在自己，人有決定自己命運與前途的權利，有獨立自主的人格，在此重拾自尊與自信，繼續奮發向上，品味佛家智慧。

## 參考文獻

- 天竺三藏曇無讖（北涼）譯。「大般涅槃經」。在大正新脩大藏經。第12冊，第374號，第8卷。東京：株式會社國書刊行會，1988。
- 天竺沙門般刺密諦（唐）譯。「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合論」。在卅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22冊，第272號，第3卷。東京：國書刊行會，1976。
- 支婁迦讖（後漢）譯。「阿閼佛國經」。在



- 大正新脩大藏經。第11冊，第313號。東京：株式會社國書刊行會，1988。
- 支謙（三國吳）譯。「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在大正新脩大藏經。第3冊，第185號。東京：株式會社國書刊行會，1988。
- 王媛、路秉杰。「中國古代佛教建築的場所特徵」。華中建築 2000年，3期（2000年第3季）：131-33。
- 失三藏名今附秦錄。「大乘悲分陀利經」。在大正新脩大藏經。第3冊，第158號，第4卷。東京：株式會社國書刊行會，1988。
- 包世臣（清）撰，李星點校。包世臣全集。合肥：黃山書社，1997。
- 弘始年佛陀耶舍共竺佛念（後秦）譯。「佛說長阿含經」。在大正新脩大藏經。第1冊，第1號。東京：株式會社國書刊行會，1988。
- 宋文蔚。評注文法津梁。修訂版。高雄：復文圖書，1993。
- 肖雨。「略談蓮池大師名號的緣由」。五臺山研究 2002年，4期（2002年第4季）：35-37。
- 李延壽（唐）。北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67冊，第8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坎特·布魯爾（Kent C. Bloomer）、查理士·摩爾（Charles W. Moore）。人體、記憶與建築。葉庭芬譯。臺北：尚林出版社，1999。
- 沈德潛（清）。說詩晬語。叢書集成續編，第199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 竺法護（西晉）譯。「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在大正新脩大藏經。第11冊，第318號。東京：株式會社國書刊行會，1988。
- 林國平。「定光古佛探索」。圓光佛學學報，3期（1999年2月）：223-42。
- 洪亮吉（清）。洪亮吉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
- 般刺蜜帝（唐）譯。「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第5卷。在大正新脩大藏經。第19冊，第945號。東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88。
- 望月信亨。中國淨土教理史。釋印海譯。新竹：正聞出版社，1991。
- 許恂儒。作文百法。再版。臺北：廣文書局，1989。
- 梁詩正、沈德潛（清）等輯。西湖志纂，第12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8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陳滿銘。章法學新裁。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1。
- \_\_\_\_\_。篇章結構學。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5。
- 項士元。雲棲志。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1999。
- 黃建。定光佛與彰化定光佛廟。彰化：彰化定光佛廟出版，1996。
- 黃景仁（清）著，李國章標點。兩當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_\_\_\_\_。「山寺偶題」。在兩當軒集，第4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_\_\_\_\_。「武昌雜詩四首其二」。在兩當軒集，第2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_\_\_\_\_。「和容甫」。在兩當軒集，第3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_\_\_\_\_。「雜感」。在兩當軒集，第1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黃逸之。清黃仲則先生景仁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0。
- 雲棲株宏（明）。「先考妣遺行記」。在雲棲法彙（選錄），第17卷。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
- \_\_\_\_\_。「出家別室人湯」。在雲棲法彙（選錄），第18卷。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 1987。
- \_\_\_\_\_。「重修雲棲禪院記」。在雲棲法彙（選錄），第17卷。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
- \_\_\_\_\_。「偶成十首其七」。在雲棲法彙（選錄），第18卷。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
- \_\_\_\_\_。「禳虎疏」。在雲棲法彙（選錄），第17卷。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
- \_\_\_\_\_。蓮池大師全集。清光緒二十五年金陵刻經處重刻刊行版。第2卷。臺北：法輪雜誌社，1992。
- 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0。
- 虞執西、嚴培西（清）同錄。雲棲淨土彙語。卍續藏經，第109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 鳩摩羅什（後秦）譯。「大智度初品中放光釋論之餘」。在大正新脩大藏經。第25冊，第1509號，第9卷。東京：株式會社國書刊行會，1988。
- 樊英峰主編。乾陵文化研究，第五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
- 潘桂明、董群、麻天祥。歷史卷。中國佛教百科全書，賴永海主編，第3冊。高雄：佛光出版社，1999。
- 潘瑛（清）。「詩萃」。在兩當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憨山德清（明）。「雲棲蓮池宏禪師塔銘」。在慈山大師全集，第14卷。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
- 闕名（清）集。「雲棲紀事」。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1輯，第28冊，杜潔祥主編，清光緒九年錢塘丁氏重刊本。臺北：明文書局，1980。
- 羅君籌。文章筆法辨析。香港：上海印書館，1971。
- 寶華山弘戒比丘讀體（清）彙集。「毗尼日用切要」。在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60冊，第1115號。東京：國書刊行會，1985。
- 釋延壽（宋）著，雍正（清）選錄。宗鏡大綱。臺南：臺南市精進念佛會，1990。
- 釋蓮池（明）。竹窗隨筆。再版。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1991。
- 釋德清（明）。「古杭雲棲蓮池大師塔銘」。在雲棲法彙（選錄），第25卷。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
- 釋鎮澄（明）。清涼山志。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79冊，第81號，第3卷。杜潔祥主編。臺北：宗青圖書出版公司，1994。